



金門文學叢刊

【第一輯】

紅樹梅

洪乾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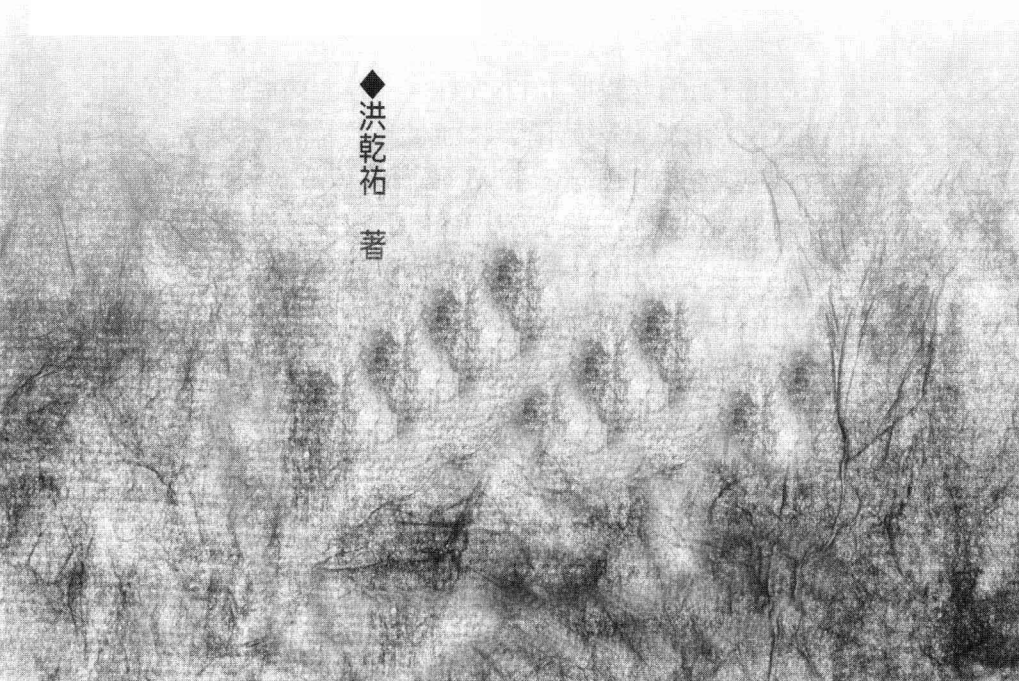
金門縣政府
聯經出版公司

聯合出版

《金門文學叢刊》

紅樹梅

◆ 洪乾祐 著



紅樹梅 / 洪乾祐著．--初版．

--臺北市：聯經，2003 年（民 92）

224 面；14.8×21 公分．

（金門文學叢刊：km002）

ISBN 957-08-2660-6(一套：精裝)

ISBN 957-08-2656-8(單冊：精裝)

857.7

92018682



洪乾祐

別名世保，一名維燦，1932年出生於金門後浦。七歲啓蒙於金門閩南語私塾榜林鄉楊朝曙。十六歲求學廈門市立中學，投稿中央副刊，首篇爲漫談金門。二十歲起八年受業於後浦塾師陳明德。故作者能以閩南語講十三經。1961年普通行政科全國第四名及格。民國1963年以第一名考取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次年轉中文系，1967年獲得學士，1971年獲取碩士。1978年留學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先後任教國立台東師範學院、私立逢甲大學二十五年。著有《先商學術蠡測》、《漢代經學史》，方言研究有《閩南語考釋》。論文有《子夏的文學》、《先秦諸子百家興起的原因》。小說有閩南語長篇《夢棋緣》，獲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短篇小說《紅樹梅》等書。

金門·打造文學黃金島

炆烽自就任以來，始終以「觀光立縣，文化金門」的宏旨，期勉鄉親同心愛金門，協力建家園，為實踐「讓兩岸認識金門，讓金門走向世界」的終極目標，開創金門美好的遠景而努力，在海內外鄉親的期許下，我們正戮力拓展大家的希望與未來。

當前金門鄉親僑居海外，旅居台灣各地甚多，但對於金門，卻都有著同樣的關懷與期待，炆烽甚為感謝他們對家鄉的關心，並深刻體認這種關懷鄉土，熱愛家園的濃郁情誼即是深厚的文化表現。這種濃烈情懷，藉由文學的力量引發出來，讓人更加體認金門這塊島嶼的魅力所在，《金門文學叢刊》的出版，正有其時代的意義與寬廣的標的。

金門位居大陸東南海隅，自晉以來，即深受中華國祚脈絡牽動，跟隨著波濤起舞，而醞釀著豐富的人文資源。隨著時代潮流前進，金門因戰火而知名國際。更因地緣而關聯著兩岸未來的動向。在世代更替中，金門並未能因蕞爾小島而倖免於難，卻因豐碩的人文背景而崢嶸世間，因而有「雄鎮海門」之期許，更有「海濱鄒魯」之美譽。

民國以來，金門與海棠生命歷程更加緊繫在一起，盜寇侵犯、戰火頻仍，艱困的環境猶讓

金門更加堅韌與紮實。飽受戰火洗禮的金門，猶為台澎寶島屏障，因傲然挺立而舉世震驚，終以堅強堡壘的風貌屹立在國際舞台上。

當前國際地球村的熱潮蔓延之際，金門集閩南、僑鄉、戰地等獨特的風格背景顯得格外醒目。邁過千禧年，金門更扮演著心繫兩岸，情牽萬里的臍帶要角，捨我其誰的拉緊兩岸鄉親的心手，抓緊著國際世人的眼光，金門雖為蕞爾小島，卻是座散發著金鑽般光芒的島嶼，在中華與國際間撰寫著傳奇的史篇。

文化為立縣之張本，文學則為文化發展之根基。文學不僅具體反映著鄉親們的生活實況，更豐潤了鄉親們的生活內涵。歷史的長河鋪成金門豐碩的薈萃人文，匯集著豐富的寫作素材，提供了金門文學無限寬廣的可能，在「文化金門」的宏旨下，《金門文學叢刊》因而問世。

金門早期豐富的人文資源，近五十餘年的戰地體驗，提供了鄉親想像與寫作空間莫大的發揮。《金門文學叢刊》解讀著文化的金門，在時間的縱線上表現其生命歷程的豐富多變，空間的橫線上則展現著繁衍海內外的濟濟人才，這一套叢刊，正是寫出這一代金門鄉親的責任與厚望，企望描繪出金門的豐盛與堅實。

幾十年來，眾多熱愛寫作的鄉親們，默默地在文學園地裡耕耘不輟，過程辛苦，卻樂在其中，如今在文壇上皆做出一番貢獻。《金門文學叢刊》記述著文學的金門，鄉親們基於關懷金門，熱愛家鄉，進而以感恩心情去觀察社會，瞭解家園，並以神來之筆，描寫著理性的家鄉與

感性的鄉情，結合文化尋根與熱愛鄉土，鄉親們終於探求到文學的真諦。

《金門文學叢刊》的出版，正為眾多熱愛寫作的鄉親們開啓發表成果的園地，不僅是對他們的努力做出歷史的肯定，更期望藉此推展文藝活動，落實文化扎根工作。我們更盼望地區眾多文藝創作者能共襄盛舉，延續文學薪傳，共同拓展一條堅實的文學大道。

《金門文學叢刊》的編成，係以金門的歷史發展為經，鄉親們的生活軌跡為緯，整合出版海內外金門籍作家的作品集，藉以展現出「文學的金門，活力的島嶼。」在叢刊中，鄉親們將濃郁鄉情融入字裡行間，為花崗岩島留下永垂不朽的詩篇，堅實的金門終將逐步成為馨香四溢的文學之島。

我們希望《金門文學叢刊》能夠走進每個鄉親的家庭與心靈，開啓全民閱讀風氣，在濃烈書卷裡體會分享與感恩的真義，讓海內外的鄉親得以從文學中親近金門，進而從文學中激發愛鄉濃情。大家藉由文學的共鳴提升為文化的根植，我們以貼切的心與熱烈的情共同打造「文化金門」，期勉金門成為儒林之島。

我們盼望《金門文學叢刊》能夠打動世人的心，就從這一份文學盛禮，讓我們向大家推介花崗岩島的真善美。在千百年來的歷史鍛鍊中，金門雕琢成一個堅實剛毅的堡壘，在現代文學的領域中，我們卻能體認著她深藏內心的溫柔與真誠，金門鄉親始終關懷世界，金門也期待世人的關懷。

我們期待《金門文學叢刊》能夠成爲經典，並呈現金門的完美，進而與世人相互關懷與勉勵。我們期望凝聚海內外鄉親心向故鄉的濃郁情愫，且令兩岸炎黃子孫認識金門，關懷金門，更讓金門與世界同步翱翔在新的世紀裡。

李
心
峰
識
癸未年中秋佳節

自序

洪乾祐

本書原名《相愛應是別離時》，又名《金門六傳奇》，自費出版於一九八九年元月，以內人翁淑麗為發行人。當時出版比較匆促，因此書前沒有序文，稍見缺憾。印行後，經親友引薦，曾於金門日報副刊連載，頗獲時人好評。

本書是筆者任教於台中市逢甲大學時，利用課餘之暇，在一九八八年六月至十月共五個月中間寫成，又商請名民俗畫家王雙寬先生繪作插圖十二幅，使本書生色不少。

如以本書六個故事發生時間的先後來說，第一篇〈海〉最早，約在清朝末年。這個故事在金門民間流傳很廣，長達百年。雖然事蹟不算好，又涉鬼怪，但這是根據傳說，毫無辦法。男主角雖以悲劇結束，勢將永遠在金門人的口裡代代流傳。第二篇〈除非在夢中〉，故事的主體發生在民國二十年左右，敘述一位悍婦凌虐婆婆和丈夫，婆婆無法忍受而自盡，丈夫憤而單獨遠渡南洋，一去音訊杳然。他是筆者的族叔，我幼時常聽父母講起，令人悲憫同情。

第三篇〈紅樹梅〉記述一位金門的絕世美女，可惜她的婚姻卻得不到幸福，夫婿過世以後，與再嫁的丈夫貌合神離，終於同一位年輕她十歲的青年私奔廈門。這位美女與青年筆者都

認識，時間約在民國三十多年間，迄今她的美艷倩影仍嵌留在筆者的腦海中。第四篇〈相愛應是別離時〉更是一個悲劇中的悲劇。男主角是筆者的族兄，他和他妻子可算是美滿的結合。不幸繼母惡毒，迫害無所不施。命運擺布下，婚後不多日，男主角游泳溺死。後來妻子生下遺腹，面貌酷似其父。不禁使人掬一同情之淚。第五篇〈抉擇〉描述一位癡心女子與浪蕩漢曲折多姿的結合。此一雙情侶筆者也認識，故事的進行約在民國三、四十年間，但未能確保幸福，結局留有遺憾。最後一篇〈巧手慧心〉，縷述筆者的岳母的種種美德，但一點亦沒有誇張。她襄助父親和弟弟們辛勤奮鬥，終由貧困轉為富裕，叫人欽佩。

古人品評人物，須有「言事不言人」的口德。文章亦是一樣，將真人的姓名隱藏，而使用假名，當可算是「筆德」罷；重點在把事實公諸於世，由讀者去自行論斷。因友人陳延宗先生建議，決定將書名以《紅樹梅》取代《相愛應是別離時》。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九日於台中市

目次

金門・打造文學黃金島（李炆烽）／i

自序／v

海／001

除非在夢中／035

紅樹梅／070

相愛應是別離時／106

抉擇／142

巧手慧心／177

海

一

金門島池前鄉的海邊。

「譁譁！譁譁！譁譁！」首先是一陣陣教人心煩意亂的如萬馬奔騰的海浪澎湃吼叫之聲。「轟隆！轟隆！轟隆！」緊接著，是一股股令人膽戰心驚的洶湧波濤沖打海岸砂石的巨音。「吱咂！吱咂！吱咂！」連續著，是一道道青白交映閃亮像碎鑽的浪花割削巖石沙灘的泣訴。「洗刷！洗刷！洗刷！」然後是，一片片疊疊層層屑碎支離似白雪的海水又倒退流回海裡的怨語。不問是白天，還是在黑夜，海潮就這樣循環往復不斷地吼叫著，沖打著，泣訴著，怨語著。自那時起，直到如今，以至永遠。

此刻正是清末宣統三年春天的某一個黃昏。聚族而居的池前鄉大部分居民賴以維生的六七艘載著漁獲歸航的大小漁船都先後駛近岸邊來了：有的在淺水處拋下了錨；有的搖櫓划槳，用竹篙把船撐擱在略略朝上斜高的沙灘上。一張張深褐色處處有破爛補塊的布帆，從船桅上一骨

碌地下降，捲藏了橫照在帆上的彩虹夕陽的餘暉。等待漁獲物全都搬運上岸了，另外那十幾條舢板和竹筏，也條條被推上較高的乾沙灘。擺列在眼前的地上，一籬籬一筐筐，裡面雖只裝了五六分滿，莫不是白鱗鱗硬櫟櫟活鮮鮮的魚，細腳長鬚交來又去的蹦蹦跳的蝦，足生頭頂軀體似袋一肚黑墨的烏賊，鐵灰色披刺帶甲橫行受阻吹氣吐沫的梭子蟹。

稍停，幾十名漁夫肩挑手提，愁眉鬱結不展在個個風霜臉，連彼此寒暄搭訕都顧不得，各帶著魚貨匆忙地趕回家去了。暮色愈來愈昏沉；只剩下三個人坐在巖石上休憩。其中一個將一雙濕漉漉盡是魚腥味的手在褲管上擦擦，從口袋裡摸起一個老舊的皮煙包和一本煙紙，嘴角勉強地皺成幾紋微笑，說：「海浪的叫聲，越來越大了！浪頭沖岸，越來越高了！怎麼辦呢？噯，兩位，放鬆放鬆，抽根煙罷！」一個淡淡地回答：「謝謝，煙我這裡有。」說了動手拿出自己的，敬第三個。第三個眉頭鎖得緊，苦澀地說：「我不抽煙，多謝。」第一個點燃了二人的煙，自己話隨著煙霧吐出：「唉，萬般都是命啊都是命！以往咱們都是天還沒亮就已經在海上幹活了，哪裡像現在辰時才出門！下午摸黑才收網，哪裡像現在太陽還看得見就要回家！」第二個說：「老兄你說得對。這完全是天意。太早太晚，沒有結伴，誰敢來？人人怕呀！你沒看見剛才他們那一大群，頭臉壓得低低的，沒一絲笑容，話半句都不說，一眨眼跑得見不到人影！」第三個有些氣憤地湊著反腔：「哼，什麼命？什麼天意？是人幹的！那樁事沒有發生以前，只要天氣好能下海，就算不是天天滿載而歸，總也有七成以上。近來嘛，有時候連一半收

成都別想！」第二個把煙抽得急，說：「他們有船的人，每趟出海，利潤再少，也抵得過咱們只有竹筏舢板的十倍八倍！還不滿足？再說，兩位府上人少，生活雖然比不上從前，還不成問題。像我，一家七八口，可慘囉！自從發生了那樁事，收入減少，害得我東家張羅西家借，怎麼辦？」第一個說：「老兄說得也是。我家人口不算多，但也是寅吃卯糧。照這情形下去，有一天，還逃得掉傾家蕩產嗎？」第三個接口說：「兩位狀況我瞭解。但是，貴府上人多，住的倒是自己的家屋；我呀，房子卻是租來的！吃飯的嘴是少，生活負擔又會輕到哪裡去？」

第二個漁父猛吸了數口煙，右手發抖地將煙蒂拋得遠遠去，話聲放低，說：「喂，聽說那件事……前後總共害了三個，是不是？那回……我雖然也跟著人家到處跑著看熱鬧，因為怕事，從來不敢開口；年紀一大把了，記性差，整天為三餐煩惱，哪有心情工夫去問個清楚。」第一個索性將煙蒂丟在地上踏熄，說：「才三個？我算看：炳良叔公，添財叔公……兩個啦；阿平兄，承宗兄……關係四個啲……」話尚未完，急得第三個舉起左手依次屈著手指頭，右手食指一一按過，點數著說：「原來你們也記不清！事情才幾個月，都忘了？除了兩位主事的叔公；出手的除了剛才提的那兩個，還有作禮兄，坤土兄；一共六個啊！如果連罪魁禍首算，喝，八個咧！」第二個聽了，趕忙截斷他的話說：「喂？請不要這樣講話！你好大膽子！不怕呀？你看，我的手又在發抖了！」第三個霎時一臉的歉疚後悔，眼睛看向地上。第一個略有所思，忽然說：「我又想起來了！主事的還有一位士貴叔。聽說因為他不贊成兩位叔公的處斷，

自己的命才保住，卻也免不了半身不遂。照這樣一起算，牽連在內的，九個了！喲，天黑了！是不是天氣又變冷起來了？我的兩條腿也開始在發抖咧！咱們回家去罷！」

二

時光恰似適才倒流的海水，流回大清宣統的元年間。

這一天，炎烈如火的夏天大太陽，照曝著小小的金門縣城後浦裡靠東北的一處專售番薯和新柴的小趕集——觀德堂廟口。早市才開，市聲寧寧靜靜的。突然，傳來高喊：「有人打架了！有人打架了！」一時，廣場上賣貨的離開攤擔，買物的提起空籃，急著齊向打鬥的地點圍攏上去；男的搶在前，女的隨在後，瞬間把那地方環繞成爲一個看熱鬧的大人牆圈。老人拄著拐杖也要來，兒子勸回他，怕他被人撞倒；兒童手上拿著糖果也往人牆縫裡鑽，母親追上一把揪住回頭走。接著是人聲喧嚷鼎沸，群眾像螞蟻般的自四面八方聚集上來。

數百隻緊張、好奇、怕喜、樂禍的眼睛，爭睹著那兩名比武的大漢：一個約有二十三、四歲，身強力壯，眉直像匕首，目明如電光，鼻隆似懸膽，脣紅勝丹砂。一個大概三十出頭，虎首熊軀，圓眼闊嘴，滿臉鬍鬚，臂毛茸茸，十足是霸王型人物。只看見：二人在相距五六尺遠的地方擺起馬步架勢，不忙也不慌。倏然地，那年長的曲臂伸掌張爪，迅速地上前二、三步，朝

對手的上身左右方抓打著來；那年少的不避不躲，使出兩手抵住，連環扣打，一一化消。乘勢右腿飛起一個腳尖；這一招魁星踢斗，煞是厲害，年長的急向左後方跳開。年少的哪肯罷休，箭步向前，一記沉重的右拳揮打過來；年長的右腳居前，左腳居後，舉起右掌搭住，拳掌相觸，「繃！」的一響，右手已被壓低，似乎受對方的大力擊痛，不禁「啊呀！」一聲叫起來。四周屏息觀戰的群眾一陣驚動，有人說：「哇哈，年輕的占上風咧！」那年長的惱怒起來，右手先縮後進，左手順出，雙爪齊下，抓向敵人的頭臉；料不到那年少的使一個翻雲滾天，那雙爪連攻全一下子遭解除了。接著後退一步，左手直出像龍爪，右拳握在脅下像虎口，伺機再動。年長的一記右拳打來；他先閃開，又連上二步，出人不意地轉到敵方背後，攬住身手，打算將他整個人橫擔在右膊上。豈知年長的早曉得此一招天王托塔非同小可，眼見對方右手搭來時，急忙也使右手搭他，左手一齊抓牢他的右手。正拚力彎身俯腰，計畫兩手合勁把對手從自己肩背拋擄過去。年少的警覺不利，立即憑神力掙脫，退回原處。接下來，交互架勢嚴待，臉無表情，四眼密密對視。又鬥了五六回合，不分勝負。

地上的黃砂紅塵，隨著這兩條大漢的扭毆角鬥，濛濛漫漫地飛揚起來。正又要打，觀眾中幾位看似年高德劭的長老同時喊停，上前將兩人勸開。跟在眾人逐漸走散的眼睜睜的環視的市集中，那年少的臉不紅，理理衣服，挑起他的一擔魚貨——一頭紅魚，一頭沙魚；那年長的拍拍褲管，氣不喘，肩走了他的一擔乾柴草；各自四處兜售販賣去了。

觀眾議論紛紛：「這太奇怪了！我今年活到五六十了，就沒有見過架是這樣子打法的。出手的招數不毒辣，好像是在搭配比劃；所下的力道不凶猛，明明是不願意傷害對方，點到為止；開始到結束，一句話也不說，眼裡沒有仇恨，這同開玩笑有什麼兩樣呢？他們是誰啊？」

「哈，老伯，他們真的是打架，可不是在練拳嘍。那個年紀較大的，就是從本島東部來的有名拳師——狷通。那個年輕的，就是池前鄉的豪傑——高元衡。」

「哦，原來是狷通！我哪會不認得他？隔了幾個月沒看見，留起鬍子，竟叫我看了眼。如果是那個青年，我就比較不熟悉。」

「後生可畏嘍！兩位剛才沒有看見他的大氣力？俗語講得好：『拳術怕大力』。論拳法，當然狷通勝一籌；但是偏巧對上高元衡這位大力士，拳腳顯然就被壓制住了！」

「聽了諸位的話，讓我今天大大的見識了當今本島兩名最出色的英雄好漢！只是不明白：他們怎麼會幹起來了？」

「朋友你不瞭解。互相看不順眼呀！一山哪堪容得二虎？偏偏狹路走相逢，各人都以自己的英名為重啊！」

「原來是這樣。狷通收門徒，教了十年八年的拳，今天可遇上了敵手啦！近來他日子過得如意些罷？」「別提了。人是好；富貴的他不怕，貧賤的他欺。教教拳，牽騾子幫人運貨，有空的話，到處做雜工。他老婆嫌生活苦，整天吵家鬧宅的。他氣了不理，就往外面跑。」